



中庸原解

中

仁德
2196
2



德
2196
2

中庸原解卷之二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學

門人江戸片倉直

下野青山文卿校

信濃伊藤忠岱

同

君子之道費而隱。

君子之道有光顯著明而易知者謂之費矣。愚不肖之所與知能行是也。有幽隱微妙而難知者謂之隱矣。聖人之所不知不能是也。

鄭玄誤以此句屬前章云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侷也。道不費則仕費本又作拂。文。君子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義言君子之道否塞則隱避。

淮南子扶木在陽州
日之所曠注猶照
也。毛奇於中庸註云
道原有此顯著者即
謂之費。道原有此隱
微者即謂之隱是也。



也。所解如此。則下文突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焉。所與知者何事。道否而隱。君子之事。豈愚不肖
之所與知乎。且此章發端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
婦之愚。可以與知焉。故章末結之曰。君子之道。造
端乎夫婦。二君子之道。首尾相應。如以此句屬上
章。則此章首尾不全。似斷鶴頭而續鳧脰矣。可乎。
是明白易見者。而物茂卿以鄭說為是。安人讀書。
愚謬如此。

朱子以費為用之廣。取費用之義。頗屬牽強。費。光
明也。其義則九經談詳之。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明費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知焉。微隱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明費及其至也。雖

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微隱

左傳。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襄九年民人苦病。夫

婦皆詛。昭十年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襄八年

皆言匹夫匹婦。賤民之辭。朱子引孟子。男女居室。

曰。夫婦居室之間。非矣。物茂卿恒斥朱子。為不知。

古言。其學之精奧。則有茂卿輩。不可窺者焉。雖然。

其為不知古言者。實中其肯綮。而朱子不得辭其

責也。

與。干預也。儀禮。其饗冠者。贊者皆與。士冠禮左傳。國

受其福。祝史與焉。昭十年與此同。

匹夫匹婦雖愚且不肖知父母之尊而孝養之知
子弟之卑而尊育之是乃所與知能行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子孟是故舜好問本篇文王詢於
八虞而咨於二虢語孔子問禮曾子問樂樂問官
左傳昭十七年是皆聖人之有所不知也
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皋陶博施濟衆堯舜其猶
病諸論語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上孔孟之
不得位易世是皆聖人之有所不能也
四海之廣兆民之衆焉知無窮山海隅之民有不
蒙堯舜之澤而不得其所抱恨而死者乎是知之
所不知仁之所不能也堯舜之所病其在于此

天地之始六合之外雖聖人實所不知也故存而
不論莊子齊物論若夫匹夫匹婦猶能教其子而使善
良焉而堯舜於其子之不肖無若之何是亦所不
能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而况聖人之德乎
鄭玄曰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恨
焉況於聖人能盡備之乎是其所以有所不知有
所不能也今加鄭注簡明切當無復餘蘊
孔頴達曰言天地至大無物不生養無物不覆載
如冬寒夏暑人猶有怨恨之猶如聖人之德無善
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可備也

朱子曰。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是言人之有所憾于聖人也。是道之所以為大也。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是又言道之有大小而起下文。莫載莫破。形容道之大小而極言之也。淮南子。夫道者。舒之愜於六合。卷之不盈一掬。原道同此等語。

孔穎達曰。天下之人無能勝載之者。天下之人無能分破之者。言事似秋毫不可分破也。

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天下地察明也。此道之大也。

鄭玄曰。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鸞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

鄭說簡明精當。無復遺憾。其字指君子之道。是首章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又二十七章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也。唯此章以鸞飛見聖人之德。至於天也。以魚躍見聖人之德。至於地也。萬物發育。自在其中。屬文之妙。又孰加焉。

朱子曰。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此章說君子之道。而朱子以造化費隱解之。郢書

燕說可笑之甚。若其初年。以鳶飛魚躍為本心發見。則稱陸九淵所謂自葱嶺帶來者。又何足辨。君子之道。應章首造端乎夫婦。也小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也大

鄭玄曰。夫婦謂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能。是亦精當

端者始也。本也。與四端之端同。造端乎夫婦者。章首夫婦之所與知能行是也。察乎天地者。章末言其上下察也。是也。以此語結一章首末妙矣。察乎天地。聖神德化之極。天下泰平和氣之所感。風雨時。陰陽節。是其格于天。察乎天也。山不崩。河不竭。是其格于地。察乎地也。卉木鳥獸。能遂生育。

鳶飛魚躍是也。堯之格于上下。堯成湯之格于皇天。大戊之格于上帝。君皆此義也。

程子曰。此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

原文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

唐慧昭禪師。臨濟錄。無形無住處。活撒撒。一本作活鱖鱖

宋佛果禪師。碧巖集。活潑潑。宗杲禪師曰。大慧不

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潑潑地。松溪無垢子

心經注云。既不著有。亦不滯空。活潑潑地。

楊慎脩曰。僧家語錄。有頂門之竅。露堂堂。脚根之

機。活潑潑之語。豈儒者說經。而可有之。

活潑潑。原于衛詩。鱣鮪鱖鱖。猶孟子躍如也。

弄精覓亦出波羅提文朱子刪弄精魂句

昔有人問尹和靖焯曰程子所謂活潑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和靖曰便是學者不善紀錄故有此程子此語當時固已疑之和靖親炙程子亦不敢阿好直云紀錄之過朱子又錄之何邪
右第十二章言君子之道有費隱有大小而夫婦之與知能行乃率性之道也鸞飛魚躍察乎天地乃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與首章之語隱然相應可謂精妙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不遠之一
率性之謂道首章愚不肖之所與知能行者也前章故

不遠於人言不遠人之性情也若人之為道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務為高遠不可企及則遠人之性情不可以為道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思之爾桓寬墟
又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道之不遠如此

戴記人情以為田禮又云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問又云先王本之性情制之禮義樂道之出于性情如此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不遠之二

柯斧柄也。正義睨睨也。文孟子睨而不視。睨邪視也。此章猶者可止之辭。
也。視正視也。不然猶者可止之辭。
執斧柯以伐木。以作斧柯。彼所斫柯。長短大小之度。乃在此所執之柯焉。故曰其則不遠。執柯以下孔子釋詩之言。以謂詩人雖言不遠。其實則遠。以何故邪。所執之柯與所伐之柯。猶有彼此之別。則不得言不遠也。若夫君子之治人也。異于此矣。以人道治人心。其人改過則止。不復苛責之也。其所治之人道。乃人心之所固有。初無彼此之別。是真之不遠者也。君子之以道治人。以愚不肖之所與知能行。則道不遠人也。如苛責之以高遠不可

及則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也。

張載曰。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表記云。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其義不同。然其語勢。則極相似。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不遠

論語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此同。

忠恕二字。於六書為會意。接人盡中心之實。是忠

也有。慤到深切之意焉。人心如己心。己心之所欲。人亦欲之。己心之所不願。人亦不願之。故推己而及人。是恕也。有忖度體察之意焉。

張載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大學。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上文以人治人。改過而止。不復深求者。恕之事也。下文所求乎臣子。以事君父。亦恕之事也。是故中間插此語。以承上而起下。承接之妙。明白可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迫切緊急之辭。大學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忠恕。遠道不遠。緩慢之辭。雖有緊急之異。其實則同。近道即道也。遠道不遠。亦道也。何以知之。孟子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盡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可見遠禽獸不

遠者。即禽獸也。遠道不遠者。即道也。否則道之不遠人。亦有遠近相去之數乎。可謂不通也。能知此義。則朱子盡去背太之辨。雖得字義。要之無用之辨耳。

道率人性。人性循道。道存于人。人生于道。人離道。則非人道。離人則非道。而言道不遠人。君子之言。從容不迫。往往如此。曰。道不遠人。曰。其則不遠。曰。遠道不遠。疊三不遠字。似坤象言三無疆。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論語。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語意相同。夫子以今

古之大聖而其言之謙抑如此。是其所以為萬世之師也。

隱然而應前章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所求乎子。孝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忠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悌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信先施之未能也。

家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三與此章相發揮。是承上文恕字。以恕行孝悌忠信也。朱子曰。求猶

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

張載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行不敢不勉。有餘言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文言。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乾之九二

荀子。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不孟子。經德不回。

非以求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皆與此章同。

庸德庸行。言平常之行也。庸言。言平常之言也。尚

書。庸德。尹經德。酒誥與周易恒其德同。與中庸孟子

不同。謹者慎重不苟也。謹行互文。庸德必謹行之。

庸言必謹言之。文言。荀子。以謹慎屬行。則中庸之
為五文。明白可見。朱子不察。曰。行者蹈其實。謹者
擇其可。誤矣。
論語。君子敏於事。而慎於言。又云。君子欲訥於言
而敏於行。又云。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曾子曰。君
子微言而篤行。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
此悒悒。曾子是皆有餘不足之說也。凡人行常不
足。而言必有餘。故於所不足。則不可不勉也。於所
有餘。則不可不詘也。鄭玄不知有餘不足。分屬言
行。曰。聖人之行。實過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為人法
從禮也。非矣。朱子則得之。

孟子。稱狂者曰。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是狂者之事
也。戴記。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
言也。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緇又云。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審其所蔽。則民謹
於言。而慎於行。上同曾子曰。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
復之。曾子皆言頌行。行頌言之說也。
可言而不可行。其言必不善也。可行而不可言。其
行必不善也。君子之行。不行不可言。則可以入德
矣。其能之者。其唯司馬光乎。
鄭玄曰。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朱子曰。慥慥。篤
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

今按慥慥確實貌。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以承前章夫婦所能。未能一焉。以承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其所言君子行己之法。略備于此。學者不可不拳拳服膺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周易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語意相似。雖然。論語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則位者官位也。與此章不同。

鄭玄曰。素皆讀為儻。不願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建安游酢曰。素其位而行者。就其位而道行乎其中。

儻向也。蘇軾放鶴亭記。縱其所如。暮則儻東山而歸。又循其常分曰儻。

若其素然。然。延平楊時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

孟無出位之思。素其位也。范陽張九成。子孟。詔曰。素

猶雅素。嚴陵錢文子曰。素猶固也。安於固然。

雪川倪思。甫曰。素者。其奮所居已然者也。

已上諸說。雖小有異同。要皆為雅素固然者也。

河東侯師聖曰。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行其素。則無

事矣。易曰。素履往。無咎。是也。長樂陳祥道。用曰。

易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是亦似言雅素。然有樸素之義。

嚴陵方慥。夫曰。素與莊子所謂素逝之素同。而與

經所謂素隱之素異。蓋因其自然。無所與雜之謂。

是亦一說。

兼山郭忠孝曰。素者。豫定乎內之謂也。豫定乎內。則視萬變。皆吾有也。

是亦一說。以素為豫。左傳事三旬而成。不愆于

素。注。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宣十一年。又夫也。晝夜九

日。如子西之素。哀元年是此素字。

朱子曰。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

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諸說。唯鄭義為穩協。素與儻通。嚮也。素豈有見

在之義乎。朱說最屬劣等。

素富貴。順行道乎富貴。素貧賤。逆行道乎貧賤。素夷

狄。逆行道乎夷狄。素患難。逆行道乎患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朱子曰。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論語。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曲

禮。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

志不懼。孟子。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得志。澤加於

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是皆行道乎富貴貧賤也。

論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又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是行道乎

夷狄也。易象。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

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是行道乎患難也。
臨危授命。守死善道。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亦皆
處患難之道也。

世之讀者。為行富貴。行貧賤。至於行夷狄。為君子
行夷狄之道。則窮而不通。孔頴達所解。妙得經旨。
鄭玄曰。自得。謂所不知。不失道是也。自得。得意也。自
失。失意也。如意氣揚揚。甚自得。得意也。快意也。如
爽然自失。失意也。失守也。雖然。古之君子。得道則
得意。失道則失意。其事相仍。非有二義。

在上位。順境不陵下。在下位。逆境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
人。則無怨。境上不怨天。境下不尤人。境逆

朱子曰。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陵者。侮蔑陵虐也。援者。阿諛拔援也。大雅。帝謂文
王。無然畔援。皇九在下位者。不攀援求進。則抱怨
畔備。甚則至謀叛大逆。是恒人之情。而其實出乎
求富貴利達也。唯君子不然。二十六章。居上不驕。
為下不倍。倍與備同。畔也。大雅。畔援二字。中庸拆
用之。然古今學者。無能知之者。
求者。求富貴利達也。論語。富而可求也。孟子。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是也。援上則求進也。求而不得。則
怨。君子無求。故又無怨。鄭玄曰。無怨。人無怨之者
也。蓋以求為求乎子。求乎臣之求。責求道也。故為

此解誤矣。

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知命而無求。自無怨尤。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鄭玄曰。易猶平安也。險。謂傾危之道。俟命。聽天任命也。朱子曰。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居易行險。九經談具焉。或云。居者安處也。易者平地也。以喻君子安平坦之道。行者行步也。險者崎嶇也。以喻小人為傾危之事。

論語。徼以為知。孔安國曰。抄也。朱子曰。伺察也。故

徼幸之徼。或為掠取。雖然。左傳。呂相絕秦。徼福于先君。獻穆。成十年。求也。左氏求福。多作徼福。則朱子以為求者是也。

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又曰。殀壽不貳。脩身俟之。所以立命也。天下滔滔。莫不倒行逆施。徼幸於萬一也。唯正己而無求。無怨尤者。能為居易而俟命。朱子曰。居易素位而行。俟命。不願乎外也。不為不當。然頗失纖巧。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侯有三種之別。曰。文侯。周禮。辨人。大射之所用也。曰。獸侯。周禮。辨人。射記。燕射之所用也。曰。五采之侯。

周禮梓人賓射之所用也。陸德明曰：大射則張皮
射人。賓射則張布侯。五來而設正也。釋皆侯
之中。射之的也。鄭玄曰：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
是引孔子之言以結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之
意也。鄭玄曰：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是也。
孟子：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
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射義。射者仁之道也。求正
諸己。己正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
己而已矣。引孔子之言。結正己無怨。昭然明白。
求身之義。大矣。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

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
下歸之。又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
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
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曰：此亦安人也已矣。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
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長臨
射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
入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
哉。苟于人能知反求之義。則可以入德矣。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天下必自邇家辟如登高天下必自卑家

偽商書云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太甲

此章言齊家之義也齊家者治國平天下之本也
邇與高喻國天下也邇與卑喻家也孟子曰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身不行
道不行於妻子而此章不及身何邪前章末曰正
己曰反求諸其身皆備身之事故此章承以齊家
之義承接之妙豈可不三嘆乎

舜之刑于二女所以柔遠能邇也堯舜文王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大雅劉向曰王教由內

及外自近者始故為列女傳劉向衛宏曰閑睢風

之始也國風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詩齊

家之義始自肅正閨門可以見矣

家人者父子兄弟夫婦及親戚也周易家人大學
齊家章可見故下文引詩言妻子兄弟父母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

室家樂爾妻帑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合與翕皆言和合翕集也八音皆和而琴之與瑟
同絲音也故莫若琴瑟之最和如鼓瑟琴喻其和
之盛也耽與湛同樂之深也室妻之所居家夫之

說得本佳

所居。孟子云。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妻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夫申編曰。女有夫家。男有妻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左傳桓十八年。宜室家。言妻之冥夫。夫之宜妻也。孔穎達曰。古者謂子孫為帑。帑故甘誓云。予則帑戮汝。於人則妻子為帑。於鳥則鳥尾為帑。左傳云。以害鳥帑。鵲尾也。襄廿八年。是也。父母其順矣乎。鄭玄曰。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非矣。物茂。卿曰。順者。子之順也。最非矣。順字之義。九經談詳之。

兄弟閭墻。夫妻反目。親戚兇兇。家將敗亡。父母見之。則豈不疾首蹙頰乎。不孝莫大焉。人能知於妻。子。宜於兄弟。如詩之所言。則家將隆興。父母知之。則豈不歡然悅樂乎。孝莫大焉。順乃悅樂之謂也。父母雖沒。神靈在天。憂喜則同。故曰。事死如事生存。孝之至也。凡為人者。脩身齊家。不可不知此義也。

詩文唯言妻子兄弟之和樂而已矣。孔子誦此詩而贊嘆之曰。父母其順矣乎。聖人評詩之妙。出人之意表。子思引詩及此語。以言齊家之義。以明邇之與卑。在齊家人焉。是亦妙矣。此章及次章。篇中有二照應焉。不可不知也。末章云。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此

章言遠之道。言風之自。而次章言微之頭。是一應也。二十章云。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此章言父母之順。而次章言誠之不可揜。是二應也。

右第十五章。此章始說順父母之孝。承以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未結之曰。孝之至也。而中間說喪祭之禮者。乃慎終追遠之事。而孔子對孟懿子問孝。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也。曾子亦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祭。祭畢則祭。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大小二禮是也。脩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

非孝不能。周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孔子亦曰。古之明王。以孝治天下也。荀子亦云。為國家以孝。宥唯孝可以感動天地之神明矣。何況國民乎。何況家人乎。孔曾思孟。能知此義。故其語言。及孝居多。中庸亦然。漢唐諸儒。不思及之。逐文生解耳。朱子則以費隱二字。強附會之。夫費隱者。第十二章所說。非可及他章。與誠者誠之者不同。於其文之承接。明白易見者。則不能知。而以曖昧不了之事。附會連綴之。而言文分節解。脈絡貫通。是豈為能知中庸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是假鬼神之情狀說微之頭誠之不可揜故曰如
此夫此字指鬼神也。可見此章非說鬼神矣。
下文言祭祀則所謂鬼神者周禮所謂天神地祇
人鬼。伯太宗能為吉凶禍福者是也。易傳云與鬼神
合其吉凶言文可以見矣。左傳士貞伯論趙嬰曰神
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已乎。成五所
謂德者言福善而禍淫也。又史記曰神聰明正直
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莊三十一所謂德者言聰明正
直而壹也。朱子曰為德猶言性情功效此言巧矣。
然鬼神自有鬼神之德又何待解。實自精妙。
或引中庸之為德非矣。中庸德名鬼神非德名。

豈可同例乎。聖神之德乃德名也。
孟子堯使舜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董仲舒
曰天者百神之大君也。繫是也。唯鬼神享否。以何
辨之。祭祀能盡誠敬之心則神享之。享之則有福。
若夫怠慢黷則神不享。不享則有禍。是故孔子
所慎齊戰疾而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禮器蓋得其
道矣。

程叔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載
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以二氣言鬼者
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
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是於解繫辭

陰陽不測之謂神。則可矣。斷非此章之旨也。後世
 理學有無鬼之說。實原于此。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是喻微與誠也。視而弗見。無形也。聽而弗聞。無聲也。
 或云。體物而不可遺。與曲成萬物而不遺。辭語意
 相似。遺。遺其親之遺。子孟言遐棄也。言鬼神寓於百
 物。而物不能遺之也。或云。體。形象也。遺。貽也。鬼神
 無形。故不能金鑄木塑其象。以傳遺後世也。與罔
 民而可為也。子孟同語法。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

是喻頭與不可揜也。

齊齋同。明。潔也。明衣。論明。樂曲之明。承。奉承也。洋

洋。流動貌。二如。在。如。儼然有見乎其位。肅然有聞

乎其容聲。愾然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祭及昭明。蒸

蒿悽愴。同上。是也。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之謂

也。鬼神無形象之可見。無聲音之可聞。則以無

鬼神者。而鬼神實有之。故能使人畏敬奉承。而其

發見昭明如此。是微之顯也。誠之不可揜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格。來至也。度。測量也。射。詩作斲。同。厭也。

是引詩以證鬼神之實有之。而其詩語乃衛武慎
獨之義。古之慎獨。畏敬鬼神而降鑒也。詳見大學
原解。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字指鬼神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與鬼神同。
誠之不可揜。大學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
夫人外偽孝順之象。而內抱悖逆之心。陽偽奉養
之儀。而陰營妻子之私。父母豈安之乎。是隱微之
顯見。中誠之不可揜也。故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
不誠。不順乎親矣。此章上承父母之順。下起舜之
大孝。一氣貫穿。可謂妙矣。

中庸說誠為主。立誠以慎獨為主。首章云。莫顯乎
微。故慎其獨也。末章云。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此
章云。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同鬼神之德矣。微顯二
字。實貫穿一篇。是亦可謂妙矣。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
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
也。是舜之大孝也。又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
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是亦舜之大孝也。
又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瞽叟底豫。而天

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是亦舜之大孝也。知天下無不可事之父。而天下不孝之子。感動變化。皆為孝子。是天下化也。未有舜之孝。則天下後世父子不和者。子當言吾能孝。如父之不慈何。瞽瞍謀殺不慈之極也。然舜能慈。慈父不格姦。而瞽瞍終底豫。允若。於是父子之不和。不得言父之難事。而為子者不得辭其不孝之責也。是天下父子之道定矣。舜之孝。其大如此。
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饗。享祀也。保。保護也。保守也。上之字指舜。下之字指宗廟。古丈一法。子孫謂虞思。左傳哀元年虞闕父胡公滿。同上襄二十五年昭八年之屬。
左傳。史趙論舜德曰。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昭八年子孫百世祭祀不絕。是人之大福也。如夫斬焉無後。宗廟不血食。人之不孝。莫大于斯。人之無祿。莫大于斯。是天之殛也。祖先百世之血統。當吾世而絕之。可乎。世之暴富驟貴者。往往如此。何不凜然自省乎。
故大德。大德必得其位。天子必得其祿。富有四海之內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十一。堯舜禹湯文武皆如此。孔孟大德得壽得名。而不得祿位。如其下者。得乎彼而失乎此。得乎此而失乎彼。或因德之厚薄。或因時之否泰。不得齊一也。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是以草木喻人之禍福也。栽。種植也。培。培養也。

小材得陰陽之稂。而小長焉。大材得陰陽之養。而大長焉。猶人之小德享小福。而大德享大福也。是天之生物。各因其材。而遇之之敦篤也。

草木之有根。枝葉繁茂之本也。人之有德。福祿隆昌之根也。根本不固。則枝葉不茂。德義不厚。則福

祿不盛。福之大小。必因種德之厚薄耳。若夫因祖先之積德者。根莖之最深者也。

晉陵錢文子曰。物有栽植者。遇雨露則培益。有傾欹者。遇風雨則覆敗。

栽者培之。喻天命有德也。稟陶傾者覆之。喻天討

有罪也。上同此章言大德受命。故栽培是主。傾覆是客。因材而篤焉。屬栽培而不屬傾覆。是正義也。

鄭玄曰。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為之。

孔穎達曰。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厚之。善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

毛文輝曰。善者厚其福。篤慶篤祐。是也。惡者厚其毒。篤疾篤害。是也。故下文以栽培傾覆。並承之。若止注。篤為厚。而不兼兩義。則失傾覆一證矣。善者厚其福。惡者厚其禍。因材而篤。解為兩端。以屬栽培傾覆。是一義也。按大雅。維此王季。則友其兄。則篤其慶。皇又稱文王曰。以篤于周祐。以對于天下。同是厚福者也。左傳。司馬侯論楚靈王曰。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昭年又卅向論楚靈王曰。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昭十年是厚禍者也。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亶民亶人。受祿于天。保佑

命之。自天申之。

嘉樂詩作假樂。左傳公賦嘉樂。文四年。晉侯賦嘉樂。襄二十六年。皆作嘉。與中庸合。詩作假誤矣。憲憲詩作顯。顯光顯明顯也。此文誤矣。鄭玄以為與盛貌非矣。民者農工商賈也。人者士人也。皋陶謨。在知人。在安民。亦與此同。毛萇曰。亶民亶人。亶安民。亶官人也。鄭玄亦曰。安民官人。皆得其亶。以受福祿於天。詩皆取皋陶謨之義焉。鄭玄曰。保安也。佑助也。小雅天保定爾。保安護之也。周易自天祐之。大祐左右之也。申重也。受祿于天。上文得位得祿也。自天申之。得名得壽。

又得子孫孝享百世不絕也。益稷以昭受上帝。天
其申命用休。是之謂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周書先王受命。梓文武受命。洛惟王受命。昭皆言受天命。王天下也。

右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
父作之子述之。

孝道以子繼父業為最。故先說文王。以及武王。周
公之孝。

堯舜之子不肖。舜禹之父凶頑。湯喪元子。歷世聖

人於父子之間。皆有憂焉。唯文王不然。父賢而子
聖。故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

周之王業。創於大王。王季而成於武王。積德累仁
之所致。故曰父作之子述之。論語樂記作述。以禮
樂言。是言王業不同。

繫辭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故其辭危。言文王也。是
亦牴牾一例。文王囚於羑里而作易。司馬遷

亦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序文王蒙大難。是有
憂患也。夫言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義是等之
謂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

是言武王繼述之孝也。

鄭玄曰：續，繼也。緒，業也。魯頌：奄有下土，續禹之緒。

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周禮：辨九流之名，辨九比之法，辨九職之任，辨九比之法，辨九比之法。

續乃舊服。君孔埋鼎銘：纂乃祖服。纂乃考服。

語：時序其德，纂修其緒。周禮：辨九流之名，辨九比之法，辨九職之任，辨九比之法，辨九比之法。

同壹戎衣，九經談詳之。

身不失天下之頭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

饗之，子孫保之。

於舜曰：必得其名。於武王曰：不失頭名，是自有故。

武王以諸侯伐天子，似齊宣所謂：臣弑其君，可乎？使他人為之，必蒙亂賊之名，而武王之舉，順乎天

而應乎人。象：不行一不義，不殺一不辜。

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荀子：道是其所，以不

失頭名也。雖然，其至誠之感，動天人者，固非有他

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孟子：是所謂殺伐

用張于湯有光者。真太：是其最所，以不失頭名也。

文王無憂，武王不失頭名，朱子皆不解之，可謂

疎漏矣。文王無憂，鄭玄解之。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

是亦言周公繼述之孝也。

周書王未有成命，未後也，與此不同。

鄭玄曰。未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

世本。亞圉雲生。太公組紺諸懿。周本紀。亞圉卒。子太公叔穎立。太公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諸懿。叔穎三名一人也。

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我先王不窋。雖不追王之。以王禮祭焉。故或稱先王耳。

武王老而受命。天下未寧而崩。封禪書故周公輔成

王。制禮作樂。成文武奉崇祖先之孝德。此德專言孝德追

王。二公。王祀諸公。是繼述文武之志。孝之大者也。追王有兩說。据此文。則追王出於成王。周公大傳

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据此文。則追王出於武王。大傳似得事實矣。雖然。武王草創制度未定。至於周公。致太平。制作禮樂。其制始定。故夫子屬諸周公之功乎。果然。則大傳中庸非有異義也。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大夫。祭以士。

此以下說卷祭之禮。子張曰。祭思敬。喪思哀。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皆孝子之事也。其義則十五章詳之。

此達下達自上及下也。九禮大皆然。

鄭玄曰。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按王制說此事云。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極是簡明。九經談曾言之。

周家自諸侯升為天子。自祖先視之。可謂善繼之子孫矣。周公制此禮。以推及天下。父為大夫。而子為士者。是為善繼乎。父為士。而子為大夫者。是為善繼乎。為人子者。豈可不奮發于斯乎。周公之制禮。豈徒然乎哉。

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

貴賤一也。

喪以士庶人為主。故此達上達自下及上也。是禮文之所希也。禮文下達。九經談詳之。

喪禮以士庶人為主。無所不服也。大夫則貴。大功以下。絕之不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則旁親之期。降服大功。九月大功。降服小功。五月小功。降服緦麻。三月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况大夫乎。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為服。唯所不臣。乃服之也。是所謂諸侯絕期也。况天子乎。唯三年之喪。天子猶服。况諸侯乎。故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皆言自下及上也。主士庶人而言。

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自天子定為三年之喪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戴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王制又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問此三年之喪皆言父母之喪而中庸則對舉三年之喪父母之喪所謂三年之喪非父母之喪也三年之喪諸侯為天子臣為君皆斬衰三年唯天子無君故嫡子與后耳父為長子斬衰三年夫為妻齊衰期妻喪何以稱三年乎父必三年妻死三年然

後娶達子之志也喪服父在為母傳文故妻喪通稱三年也是有明徵左傳昭十五年六月乙丑周景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註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為皇后太子昭然明白父母之喪為父斬衰三年父在為母衰殺期父卒則為母齊衰三年

此條鄭玄注孔穎達正義藍田呂大臨山陰陸佃四家所解最為明備朱注則極屬潦草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上章言上下二達。而此章言達孝。

達孝與下文達道達德同。通上下古今之稱也。凡

稱**達**者皆然。武王周公繼述之孝。上下古今之所

可共由。故稱曰**達孝**。天子之子為天子。諸侯之子

為諸侯。士大夫之子為士大夫。梓匠之子為梓匠。

陶冶之子為陶冶。能繼述其祖業。不敢失墜者。是

孝之至也。達孝之義。豈不明乎。其他九經談詳之。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是乃達孝也。是上下古今之所可共由也。以此二

語解**達孝**之義。達孝之義。昭然明白。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是繼述之

孝也。故稱曰達孝。

庶人之子為士。士之子為大夫。恢其祖業者。乃武

王周公之達孝也。如夫失墜祖業。不能振揚者。不

孝莫大焉。為人子者。豈可不凜然內省乎。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戴記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統祭又云。脩宗廟。敬

祀事。教民追孝也。坊記詩云。吉蠲為饗。是以孝享。天

又云。苾芬孝祀。神嗜飲食。楚孔子稱禹曰。菲飲食。

而致孝於鬼神。祭祀之為孝。明白如此。

春秋祭祀。辭魯頌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閔宮孝經春

秋祭祀。以時思之。能奉祭祀。不敢懈怠。孝之至也。

神其不福乎。怠慢媒黷，不得其時，不孝莫大焉。神其不禍乎。

修其宗廟。鄭玄曰：修謂掃糞也。糞本亦作撲，亦作

拚同。文釋周禮：若將祭祀，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

則守祧，黜陟之。祧守又云：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

修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祀典是也。

陳其宗器。鄭玄曰：宗器，祭器也。左傳：重之以宗器。

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皆言宗廟祭器，据之則俎

豆、簠、簋、鼎、彝、犧、象之屬，凡百祭器，皆是。是一說也。

朱子曰：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

天球、河圖之屬。顧命是也。周禮：掌祖廟之守藏，凡

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天亦是。是亦一說也。朱說為長。

設其裳衣。周禮：掌先王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

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既祭，則藏其服。祀守是也。

薦其時食。戴記：春宜羔豚，夏宜腍鱮，秋宜犢麋，冬

宜鮮羽。內又：季春薦鮪，孟夏薦麥，仲夏薦黍，薦舍

桃。孟秋薦新，仲秋薦麻，季秋薦稻，季冬薦魚。月又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卯，麥以

魚，黍以豚，稻以雁。王制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以序立辨親疎，序爵，所以辨貴賤

也。以爵位序事，所以辨賢也。以職掌辨旅，酬下為上。

以爵為位崇德也。

鄭玄曰。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

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共雞矣。以疏補之。文王世

子曰。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朱子曰。事宗祝有

司之職事也。按序事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禮器

士執芻統祭之類皆是也。

旅酬下為上。特性饋食禮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

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奠解拜。

長皆答拜。鄭玄曰。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朱子

曰。旅眾也。酬導飲也。衆相酬。

燕毛。九經談詳之。鄭玄曰。燕謂既祭而燕也。燕

以髮色為坐。祭時尊尊。上爵也。至燕親親。上齒也。

齒亦年也。注以司儀之。又曰。毛謂須髮坐也。鄭司農云。

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注司儀

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是

言燕毛之義。夫祭祀固孝矣。而其終亦歸於孝弟

焉。聖人制禮。綖綖於孝弟也。如此。孔子曰。夫孝德

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與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不信然乎。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次章愛其所親。次

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朱子曰此結上文兩節皆結志述事之意也。
鄭玄曰踐猶升也。踐或為績其者其先祖也。
朱子曰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
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
焉。皆指先王也。

敬先王所尊之賢。上文辨賢是也。愛先王所親之
親。上文序昭穆是也。次章言尊賢親親亦與此應。
論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禮記九祭容貌顏色如
見所祭者。王又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
左傳。羊尹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哀十年皆此義也。
中庸言孝始於所求乎子以事父。中於父母其順

矣乎。以誠承之。次之以舜之大孝。又次之以武王
周公之違孝。以及喪祭之禮。以繼述為主。而結之
曰。孝之至也。自十五章至十九章。以孝之一字貫
之。是豈費隱之所闕涉乎。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右也宗廟之禮。禘所以祀乎
其先也。郊祀天也。社祀地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鄭玄曰。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首文。

顧炎武辨孟子以紂為兄之子。曰。以紂為弟。且以
為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
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大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諉

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中庸不言右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文不言臣妻。先王居禘。杞於四裔。左傳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知日錄

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祭統。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朱子曰。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是也。仲尼燕居。

郊社曰義。嘗禘曰禮。其為互文也明矣。鄭玄曰。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此解極妙。上文序昭穆。辨貴賤。辨賢不肖。序長幼。遠卑賤。治國要務。皆備于此。論語所謂禘之說。亦是。而今古學者。不知以夫子之語而解夫子之語。曰。禘祭。仁孝誠敬之至。是不獨不知論語。并不知中庸也。禘。有郊禘之禘焉。有禘祫之禘焉。有禘嘗之禘焉。禘嘗之禘。四時常祭也。三禘之說。起于鄭玄。而詳于孔穎達。毛詩正義而清人萬斯大。通三禘為一。禮記正義而清人萬斯大。通三禘為一。實疑頗不免牽強矣。朱子解論語及此章。取唐趙匡之言。實不解三禘之義。辨詳于予之論語大疏。

文多茲不贅。

春禘郊特牲 秋嘗十祭義

春禘 夏禘 秋嘗 冬烝五制 祭統

春祠 夏禘 秋嘗 冬烝小雅 太宗伯

夏禘 秋嘗 冬烝 春社明堂

宗廟四時常祭異同如此。禘與禴同。禮之簡薄者。

觀周易西鄰禴祭可見。或云淪菜而薦。春夏嘉穀

未成。故或屬諸春。或屬諸夏。所以異同也。中庸此

章始曰春秋終曰禘嘗。則據郊特牲祭義以禘為

宗廟春祭。極是恰好協當。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前章之終曰治國。故以問政承之。承接之縝。間不

容髮。先之二章。稱文武之德。而是言文武之政。且

尊賢親親。數語亦皆承前章。是亦承接之易見者

也。如以費隱二字。強連屬之。是亦何心乎。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

則其政息。

孔子之言止于是。已下皆子思之言也。故下文又

引子曰是非行。文三重之章。子曰愚而好自用。子

曰吾說夏禮。中間及三重以後。皆子思之言也。與

此同例。家語至此章之終。以為孔子哀公問答。而

中間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前語則襲公孫亡所謂道則高矣美矣。後語則襲哀公所謂寡人實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大小戴哀公問是贗造之有跡者。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篇而今之家語則四十餘篇皆王肅之所附益也。以此章為哀公孔子問答而增益語句亦皆王肅之所偽造也。朱子不察誤信之。以下文子曰為行文又為子思之刑不盡者已為大惑矣。甚則有據之疑中庸者惑之滋甚者也。予曾以此比信盜賊之誣而罪夷齊者豈不信然乎。其實則家語舊本已亡而今之所存乃王肅之

所偽作也。朱子明智能知古文尚書大序及傳孔叢連叢一手偽作。語類而不悟家語之為偽作奚為其明乎彼而暗乎此邪。予不知其何故也。**方策**言典籍也。九經談詳之。**其人**言賢人也。有道有德之人其義則九經談詳之。**舉**舉行也。**息**與熄同。鄭朱皆曰猶滅也。人道敏政。主地道敏樹。客夫政也者。蒲盧也。是掉解文法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文意接屬中間掉解政三句。修身以道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文意連屬中間掉解仁義禮之語。是謂掉解文法也。九經談曾言之。

人道敏政是主地道敏樹是客夫政也者蒲盧也
九下文重言之者是主也乃知政之為主矣誠者
自成也是主而道自道也是客誠者物之終始下
文重言乃知誠之為主矣易傳數往者順是客知
來者逆是主是故易逆數也卦說下文重言乃知逆
之為主矣主客文法孟子殊夥
鄭玄曰敏猶勉也敏或為謀樹謂殖草木也
敏疾也地道樹藝則疾化生人道制令則疾變化
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偽書黎民敏德禹謨蓋襲
此語矣

蒲盧有土蜂振蛤二說皆言變化九經談詳之

夫變凶頑為善良變華侈為儉樸變愉惰為勤勵
變浮薄為厚重政之功為然大學新民是也故曰
政也者蒲盧也

沈括以蒲盧為蒲葦極是純繆朱子誤信之以為
易生之物最謬矣地道敏樹比喻人道敏政今以
易生之義解政則以比喻混實事不知語有主客
輕重也其謬一矣樹以樹藝言孟子所謂樹藝五
穀樹之以桑是也蒲盧水涯自生之草豈可謂樹
乎如言取其自生則政者任天之自然而不用人
為乎任民之自生自死而不用意智乎是大似老
子無為而非所以論聖人之政也其謬二矣且也

天地之間。易生之物。極夥。豈必蒲與蘆乎。今言易生之物。而其成尤速。夫萑蒿春生而冬成。成必待霜。故曰萑蒿蒼蒼。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待霜之辭也。言成之勉也。其言成尤速者。是豈知詩之言乎。又豈窮理之言乎。其謬三矣。鄭玄以為螺贏。近人以為蒲贏。確不可易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九經之一以道禮義。修道以仁。

鄭玄曰。為政在人。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

是承上文其人存。則其政舉而言也。人謂賢人身。謂君身。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不在法制得人。

在於躬行。而不在選舉。同氣相求。同類相應。言德不孤必有隣。論語唯堯舜可以得五人矣。文武可以得十亂矣。人君失德。則賢者晦跡。豈得用之。故大學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此之謂也。

道謂禮義也。事得節。大謂之禮。事得時。宜謂之義。下文解禮義。道之為禮義。可見。且九經亦曰。修身則道立。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道之為禮義。明白可見。朱子以為達道。非矣。

仁者。本心之善。衆善之本。伊川專言。敦為親愛。伊川是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言人無善心。則禮之節。文樂之和。樂皆為虛文。又何用之。有子思之

意亦同夫子。人無善心，則禮之節文，義之適宜，皆為虛飾，又復何用？是故不失本心之善，然後差等得節，商量得宜。故曰：脩道以仁，仁之為衆善之宗。於是明白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豈不信然乎？仁者人也，親親之九經為大，義者宜也，尊賢之九經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亦揅解文法，辨見于上。
仁者人也。九經談仁說要義，詳之。
親親為大。孟子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又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荀子：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大國語為仁者，愛親之謂仁。晉語

義者宜也。禮記：義者宜此者也。管子：義者謂各處其宜。韓非子：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互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解揚子：仁以人之義以宜之。問漢書：仁者愛也。義者宜也。公孫弘傳：三畧，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
尊賢為大。孟子：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為義一也。荀子：貴貴尊尊，老老長長，賢賢義之倫也。大禮記：貴貴尊尊，義之

大者也。喪服四制禮之等殺。厚書伯夷典三禮作秩宗舜又云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泉陶禮記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記國語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楚語又云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晉荀子先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賢愚能不能之分榮又云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王制又云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禮論春秋繁露禮者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舊之級者也。

附節孟子禮之實節文斯二者。事親是也管子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坊記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夫人之情親親自有等級尊賢亦有等級是人情之自然也。天也。聖人率之以制禮親親也。有五服之殺焉。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是也。喪尊賢亦有五服之等焉。充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是也。是出於聖人。人也。皋陶謨云天秩有禮天也自我五禮人也。左傳季文子曰禮以順天天之道也。五年本篇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之天人相合而成豈不亦昭明乎。

以仁為人。以義為宜。以禮為履。祭義。仲尼燕居。周
易序卦。履。大象。大
壯。大為體。詩相鼠。禮器。孔子閑居。卷四。制。知。飲
象。酒。義。昏。義。曾子大孝。荀子禮賦。藝。文。志
是謂通音借義。又謂借音通義。古文此例極夥。予
少時集錄。以為一編。仁之為親。為忍。亦此例也。訓
為親。故屬親親。又訓為忍。故屬力行。毛。疏。宗
言之。今按
仁之為忍。自忍是仁。不自忍是不仁。忍人是不仁。
不忍人是仁。是亦不可不知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玄曰。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
南宋晏光曰。鄭氏及諸儒。皆以為脫誤在此。非也。
禮記他篇有脫誤。中庸無脫誤。誤矣。

此句在下。誤重在此。鄭朱所言。無可閒然。好建異
議。求勝先儒。與不改大學親民之親。一同愚妄。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九經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
親親。九經之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尊賢。九經之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

鄭玄曰。言修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
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保佑。
朱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
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
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解得精巧。

皋陶謨。知人則哲。能官人。樊遲問。知曰。知人。知賢之謂也。以知人屬尊賢。極是協當。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亦知天。知人之言。命以窮達言。即吉人以賢不肯言。亦知賢之義也。本篇又應于此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人則知賢。知賢則知聖。俟百世之聖人。而無所惑者。知人之極效也。唯古人言鬼神者。多以吉凶禍福言。言天言命亦然。質正鬼神。而龜筮共從。無所疑者。不蒙凶禍之謂也。是謂知天。知天之與善也。知天之佑善也。能盡親親之仁。尊賢之義。是天之所佑也。鄭玄

曰。乃知天命所保佑也。是也。孔子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繫辭親親尊賢之合天意。豈不亦明白乎。

說卦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物理。盡人性。以至於知天命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性。知本性之善也。知天。知天之所以與我也。天命之謂性。本性之善。乃天之所與也。雖然。知天道之善。知天道之佑善。亦知天也。

親親仁也。尊賢義也。其有等級。禮也。皆人性之自然。是天道也。天理也。故曰。不可不知天。是一義也。朱子專以禮屬天。頗失乎巧矣。故近儒辨駁之。雖

然其實則朱子所解亦不可廢也。

海陵胡瑗翼之。河東侯仲良師聖於事親。知人引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以俊為俊傑。曩偽傳之陋。是謬證也。不可誤信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仁勇

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誠

孟子曰。人之有道。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尚

書所謂五典。古堯典。皋陶謨。五品五教。舜典。五行。甘偽書所

謂五常。恭後世所謂五倫是也。

樂記。先王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注。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今按。禮運。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云。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鄭玄以五常為五行。當矣。雖然。曰五常之行。則似言五倫矣。陳滯以為仁義禮智信者。誤矣。荀子非思孟曰。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非子思孟之書。無及五行者。而共言此五倫。皆原往舊者。雖然。以此為思孟之罪者。予不知其何故。揚倅以為仁義禮智信者。誤矣。

父子兄弟夫婦親親之道也。君臣朋友尊賢之道也。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承接上文如此。天下之人。上下古今之所共由。故謂之達道。上下古今之所同得。故謂之達德。三者。知仁勇也。一者。誠也。知之為知。行之為仁。勉之為勇。與論語諸書。言知仁勇不同。下文三知。知也。三行。仁也。仁本衆善行之總名也。故以行為仁。文言。仁以行之。下文力行近乎仁。仁之為行。可以見矣。
晏光曰。所以行之者。三。朝廷。君閨門。父子兄弟。鄉黨。所以行之者。一。修身也。
是亦異議

高要譚惟寅曰。一理也。本心之實理。同朱子言誠也。明高拱中女曰。一之言。皆也。蓋曰。皆所以行之者也。怪問詳錄或生而知之。達或學而知之。達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也或安而行之。達或利而行之。達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也
論語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上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下孔安國解論語云。困。謂有所不通也。是也。鄭玄解中庸云。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非也。

論語之困窮也。有所不通。然後始奮發。奮學。謂如
晉范武子。左傳宣十六年范獻子。晉魯孟僖子左傳昭七年
類也。故有困而不學之語。中庸之困。困苦也。謂苦
學而知之。故與勉行對。且言人一能之。已百之人
十能之。已千之。與論語不同。
論語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表記。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鄭玄曰。利。謂貪榮名也。勉強耻不若人。物茂卿
曰。其心深好之。如貪利然。於論語利仁皆非。
安利勉三行。予之洙泗。仁說辨之具焉。
三知。知也。三行。仁也。三近。勇也。生知安行仁也。學

知利行。知也。困知勉行。勇也。是千古定說。

張載呂大臨楊時侯師聖。皆以生知安行為仁。以
學知利行為知。以困知勉行為勇。朱子戾之。以生
知安行為知。以學知利行為仁。是不獨背師說也。
背聖訓也。孔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安行之為
仁。利行之為知。昭明如此。孔子又曰。好學則知。學
知之為知。亦明白如此。孰謂朱子不好異說乎。
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以上例推之。當言
及其行之。一也。而不然者。三知之知。則同。三行之
行不同。成功雖同。人品不同。安行者。聖人仁者也。
利行者。賢人知者也。勉行者。士人學者也。聖賢之

下語不苟如此。

曰北首。三代之達禮也。檀言達古今也。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孟曰自天子下達。自諸侯下達。玉曰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本篇曰達乎大夫。達乎天子。上皆言達上下也。凡達字皆然。達道達德。達上下。達古今也。物茂卿以為達。聖人愚不肖。是經傳之所無也。嗚呼。生知安行。可屬諸愚不肖乎。困知勉行。可屬諸至誠聖人乎。以此詰朱子。何不自省之甚。是豈可不謂妄乎。

生知安行。

誠者。天之道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自誠明。謂之性。堯舜性之。天命之謂性。

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學知困知。

識之者。人之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湯武身之。

自明誠。謂之教。脩道之謂教。

子曰好學近乎知。

學力行近乎仁。利知耻近乎勇。困知。

三近者。生知安行之次要。皆學知困知利行勉行之事。孔氏所配當未為精確何也。力行乃勉行。利

行之次也。

好學則知識日明。雖非生知之聖。然知可幾也。力行則善行日成。雖非安行之仁。然仁可幾也。知耻則勵精奮發。雖非君子之大勇。然勇可幾也。

孔子曰。好學則智。大戴。衛將軍。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孟與此同。

孟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知耻耻不若人也。兼知行學德而言。

朱子曰。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道者。勇之次也。此言是也。好學則能精勤力行。則能勉強。知耻則能奮勵。皆非孱懦撓弱者之所為也。故

通三道勇之事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論語。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與此同。

鄭玄曰。言有知有仁有勇。乃知修身。則修身以此三者為基。朱子曰。斯三者。指三道而言。

或云。三知三行三道也。三說不同。朱說道是。

朱子曰。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修身者。務成德也。治人者。以德化也。同明德新民。

朱子曰。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九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九經三覆言之與繫辭九卦同例。

經者經緯之經大法也。含畜許多細義猶經之特
緯也。常法也。萬世不易。猶緯之往來變化而經則
一定不移也。

天下國家上言治此言為。為作為之為。字義極輕。

因下字轉化不一。為邦論語為天下國家此治也為

身呂覽為詩孟子為周南召南論語為冠易

為衛君論語助也。或云為邦治國不同故辨之。

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

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是列九經之目也。

九經以脩身為第一。孟子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大

學以脩身為本之義也。大學原解具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

以親親。敬大臣也。

鄭玄曰。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朱子曰。體謂設

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

二家說體字皆非。呂大臨曰。視群臣猶吾四體

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得之體子二

字。九經談詳之。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又云粵之錘燕

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各國有所長。故來之。
鄭玄曰。遠人。蕃國之諸侯也。非也。朱子曰。柔遠
人者。所謂無忘賓旅。孟子者也。得之。
舜典。顧命。文侯之命。皆云。懷遠能通。論語。遠人。不
服。修文德以來之。或諸侯。或夷狄。及其人民。此文
與諸侯對。則言諸侯之使。聘問來王國者也。
呂大臨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
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
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自家以及朝廷。
故敬大臣。體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
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

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辨得確當。

或云。先遠人。後諸侯者。其臣歸之。則其君莫不服
也。按古使臣聘問。則比年。而其君之來朝。則待五
年。故先遠人。而後諸侯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
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
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

道立。孔穎達曰。謂修正其身。不為邪惡。則道德
興立也。或云。謂君子之道藉已而立也。蓋人君

不修其身。則天下道廢。朱子曰。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三說相仍。而朱說為精。本篇立天下之大本。亦是也。諸父。父輩行也。昆弟。已輩行也。言此以兼宗族。虞書。贊堯德曰。克明俊德。身修以親九族。堯皋陶告禹曰。慎厥身。脩九族。武王數紂之罪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周室之盛。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常棣之成興焉。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樂。周室之衰。幽王無道。不親九族。骨肉相怨。而角弓之刺興焉。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親親而無怨。其義大矣。

不惑不眩。鄭玄曰。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孔穎達曰。以賢人輔弼。故臨事不惑。所謀者善也。眩亦惑也。以恭敬大臣。任使分明。故於事不惑。前文不惑。謀國家大事。此云不眩。謂國家衆事。朱子曰。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尊賢。問道也。故不惑者。不惑道義也。敬大臣。議政也。故不眩者。不眩機務也。或云。尊賢。則不為不肖者所惑也。言佞諛之毀讒也。敬大臣。則不為小臣所眩也。言檢利之離間也。報禮重。坊記。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

重與此同。孔穎達曰：群臣雖賤，而君厚接納之，則臣感君恩，故為君死於患難，是報禮重也。
百姓勸。論語：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勸於善也。與此不同。孔穎達曰：愛民如此，則百姓勸勉，以事上也。下文言時使薄歛，則勸者，百姓勸勉，農桑以能供稅賦也。
財用足。孔穎達曰：百工興財用也。君若賞賚招來之，則百工皆自至，故國家財用豐足。朱子曰：來百工，則通功易事。孟子農末賈商相資，故財用足。或云：財用器財器用，非言資財也。此說簡便。
四方歸之，天下畏之。孔穎達曰：懷安撫也。君若

安撫懷之，則諸侯服從，兵強土廣，故天下畏之。朱子曰：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孟子故曰：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柔遠人，懷諸侯，本是一事，分君臣而言之耳。四方歸之，天下畏之，又是一事，互文而言也。歸者，懷其德也。畏者，畏其威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左傳襄三周語云：懷德而畏威，是也。否則四方懷而不畏，天下畏而不懷，且四方與天下，何別之有。斷屬不通，是可以知互文矣。
柔者，我遇之之和柔，使彼柔順從服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又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不履。皆與此同。論語。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周易。觀。盥而不薦。有孚顛若。下觀而化也。此等形象。

齊明盛服。主宗廟朝廷行大禮而言。子之燕居。申申夭夭。而居不容。孔安國曰。為室家之敬難久也。此言然。雖然。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表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祭義是故戒懼慎獨。不須更離道。是脩身要務。立誠之本也。

太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君子之進也。不利。女子與小人。女子則欲專寵而廢欲矣。小人則願容悅而營私矣。如君嚮道而志於仁。則二者皆廢。毀讒離間之所以興也。是故不。太讒。人遠女色。則不能勸賢也。賈捐之曰。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諂臣杜口。漢書是之謂也。好義天欲利。人人情之所同有也。唯私欲勝。則小人用。而偵利殖焉。民窮而叛。公義勝。則君子用。而德義行焉。民富而安。義利不而立。德貨不而殖。是故賤貨利。而貴德義。所以勸賢也。太公丹書云。義勝欲者昌。欲勝義者亡。大是之謂也。長

國家者。貴貨而賤德。出於財用不給。財用不給。出於奢侈無度。節用愛人之言。不可不拳拳服膺也。偽書贊湯云。惟王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仲虺之誥全襲此語而為之也。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

鄭玄曰。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此解孔穎達曰。尊其位。謂授以大位。重其祿。謂重多其祿。祿位崇重而已。不可任以職事。好謂慶賞。惡謂誅罰。言於同姓。既有親疏。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好惡。鄭義尊

位重祿。以勉之。同其好惡。以勵之。是勸親親也。

鄭氏以同好惡為其遇親戚。賞罰無所私。是自一義。好惡唯是愛憎。親戚兄弟。好善惡惡。不可不一致也。愛憎之異同。則反服之所係。豈小事乎哉。大學齊家之齊。亦此義也。

左傳。晉楚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舊危。備救凶患。成十一年又亳之盟曰。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葵王室。襄十一年同其好惡。與此同。

偽書云。官不及私昵。唯其能。說小雅。頊頊姻婭。乃無廼仕。節南尊其爵位。厚其祿秩。而不任以職事。

是聖人之所以遇親戚也。後世不知此義，外戚之專權也。前漢以此滅，後漢以此亂，可畏之甚。雖然，在古如周公太公。後世則如漢之東平。劉向燕之大原慕容魏之彭城。元協自屬別論。親親，或是一字衍，雖然，親親字古人有之。史記褒親親，序骨肉。三王世家五行志：逆親親，厥妖白黑烏。聞於國。京房易傳物茂，卿曰：親親，魏晉間俗語，其人以博聞自負，何其失考如此。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鄭玄曰：官盛任使，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朱子曰：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

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
勸大臣，豈置屬官僚屬而已乎？二家之言，誤矣。官盛者，盛其官也。對上文尊其位，重其祿。任使，任賢勿戴之任。傷夏書國策言委任之專也。盛其官職，任之以政，是勸大臣之道。周公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也。如後漢三公皆用德望之士，非官不盛，非僚屬不多。然而天下之權皆歸尚書，而三公束手唯唯而已。於是足以知論語中庸之為萬世之龜鑑矣。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鄭玄曰：有忠信者，重其祿也。朱子曰：忠信重祿。

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朱子以忠信為待之之道。待之以誠。豈分大臣與群臣乎。士之忠信者。賞以厚祿。則其不忠不信者。亦當瞿然知耻而改過焉。是所以勉勵士之道也。鄭說為長。

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子曰。使民以時。曾子曰。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

制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又曰。彼奪其

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皆言時使之義。

左傳。仲尼曰。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

孟子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省刑薄

稅。仁政之大綱也。鄭玄曰。時使。使之以時。虐使奪時。則農桑廢。重斂破產。則衣食乏。民窮而走惡。非賭博則盜竊。獄訟之所以繁興也。使之以時。則務其業。取之有制。則厚其生。民富而嚮善。是故時使薄斂。所以勉勵百姓也。

日省月試。既寡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鄭玄曰。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為餽。餽。稟

稍食也。稟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

周禮。孔穎達曰。稟人掌弓矢之材。乘其事。謂計算

其所為之事。考其弓弩。謂考校弓弩之善惡多少。

以下上其食。下謂賤退。上謂增益善者。增上其食。

惡者則減其食故也。

周禮均其稍食。月終則會其稍食。正鄭玄曰。稍食

祿稟。賈公彥曰。稍則稍稍與之。毛遠宗曰。則月俸

是也。其祿與之米稟。故云祿稟也。

食貨志。流民入閔者。以稟之。吏盜其稟。顏師古云。

稟給也。盜所給之物。

古之百工。官給其俸。校其功苦。以稱其事。故器械

精良。法制嚴確。若君欲作非法之服玩。非度之營

造。則工執藝事以諫。夏書左傳風俗之淳如此。後世則

不然。風俗日就薄偽。為粗沽濫惡之物。以利其速

弊。望器械精良。其可得乎。風俗日流奢侈。為華靡

奢麗之物。以弋其厚利。望服玩制度。其可得乎。如

至其甚。奇伎淫巧。雕畫刻鏤。多作華麗無用之物。

以投時好。時人爭買。以破其產。財用之窮。風俗之

頹。唯工為之也。工之罪也。孟子曰。上無道揆也。下

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不言農商。而獨言工。聖人之

智能知之也。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朱子曰。往則為之撝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

迎之。

周禮。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迎之。達

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懷方氏朱子取之。
曹詩。彼候人兮。何戈與祿。毛萇云。候人。道路送迎
賓客者。

論語。嘉善而矜不能。又云。舉善而教不能。
遠人不習。都風言語容態。多生硬者。易失儀度。姍
笑之。可責之。怨之。所以生也。是故其善者。嘉而賞
之。若其不能者。矜而教之。是遠人之所以柔服也。
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
以懷諸侯也。

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偽書。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周官論語。危邦不入。

亂邦不居。又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危亂字可見。
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繼絕世者。如武王克殷。未下車。封黃帝。薊堯。祝舜。
陳夏杞殷宋之後。樂舉廢國者。如齊桓城楚丘。城

夷儀。城緣陵。而存衛。邢杞三亡國。左傳。齊語。春秋繫露。亂者。

治之使不危。危者。持之使不亡。非仲虺所謂。取亂

侮亡。左傳。宣十二年。仲孫湫所謂。間攜貳。覆昏亂。左傳。閔元年。

之意。諸侯之所以感戴而懷服也。

朱子曰。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
獻。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也。

厚往。謂諸侯還國。饗宴之儀。錫賚之禮。事皆重厚。

也。薄來。謂諸侯來朝。職貢享獻之寡薄也。是亦諸侯之所以感戴而懷服也。

此詳言九經之事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朱子曰。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是也。孔穎達以此屬下文。以一為豫。非矣。此章結連道達德。及結九經。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以起次章之誠。其屬文之妙。如貫珠璣矣。

右第二十章。朱子連次章言誠通為一章。以為孔子之言。實啗王肅之欺焉。果然。則言誠諸章。皆為孔子之言可也。何也。文意相承。間不容

髮。又果然。則中庸者。非子思之書。而孔子之書也。何也。一篇強半。皆孔子之言也。豈有此理乎。論語不言仁義。不言誠。而此篇言之。是自子思之所發。是豈可屬諸孔子乎。孔子之言。止其政息。而下皆子思之言也。故中間又引孔子言三。近是明徵也。王肅偽造家語。豈足信用之乎。

